

世紀映像叢書 51

絕代風流

——西南聯大生活實錄

劉宜慶 著



剛毅
堅卓

絕代風

作者

劉宜慶

絕代風流

——西南聯大生活實錄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絕代風流：西南聯大生活實錄 / 劉宜慶作. --
一版. -- 臺北市：秀威資訊科技, 2009.08
面；公分. -- (史地傳記類；PC0091)

BOD版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86-221-253-0 (平裝)

1.西南聯合大學 2.學生生活

525.8235/101

98011032



史地傳記 PC0091

絕代風流——西南聯大生活實錄

作 者 / 劉宜慶

主 編 / 蔡登山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執行編輯 / 林泰宏

圖文排版 / 鄭維心

封面設計 / 蕭玉蘋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、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

電話：02-2657-9211 傳真：02-2657-9106

E-mail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
電話：02-2795-3656 傳真：02-2795-41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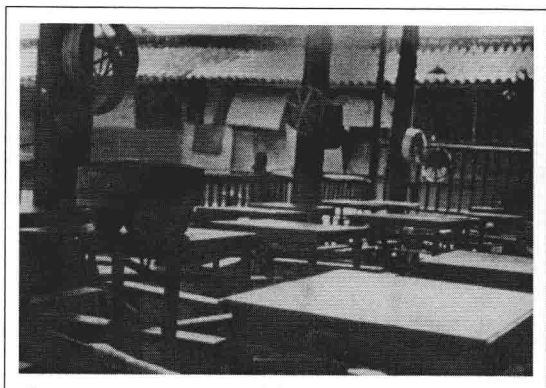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9年8月 BOD 一版

定價：3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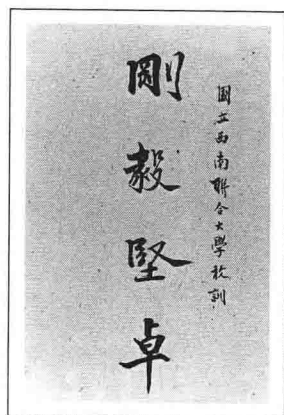
請尊重著作權

Copyright©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

上 聯大學生宿舍

下 西南聯合大學早期圖書館和教學樓



右 西南聯大校訓：剛毅堅卓。

左上 清華西南聯大領導人，從左至右：施嘉燁、潘光旦、陳岱孫、梅貽琦、吳有訓、馮友蘭、葉企孫。

左下 1946年5月3日，西南聯大結束時與中文系全體師生合影於教室前。二排坐者左起：浦江清、朱自清、馮友蘭、聞一多、唐蘭、游國恩、羅庸、許維通、余冠英、王力、沈從文。



前言

聯大風流何處尋？

70年前，昆明，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1938年6月8日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關防（銅質）到校，7月1日正式啟用。這所由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組成的大學，浴戰火而生，儘管日寇的飛機屢次轟炸，它巍然屹立，在昆明一住就是8年。

西南聯大雖然消逝了，但創造的輝煌，銘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。拍攝《西南聯大啟示錄》的張曼菱說，在物質形態上聯大正在消逝，但是聯大體現的中國大學精神，不會因為物質的損毀而消逝，將時刻昭示世人。

經濟學泰斗、曾在西南聯合大學任經濟系教授和系主任的陳岱孫先生在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》的前言中這樣寫道：「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，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輟，而且是在極端艱苦條件下，為國家培養出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秀人才。西南聯大，這所其實體雖然今日已不復存在的大學，其名字所以能載入史冊，其事蹟所以值得人們紀念者，實緣於此。」

西南聯大的學術水平是世界一流的，這裏大師雲集，擁有多位「學術第一人」——

陳寅恪，中國懂得世界文字最多的人；吳澤霖，上世紀40年代提出「中國人口已經相對過剩」的第一人；金岳霖，把「形式邏輯」引進中國的第一人；吳宓，中國開創比較文學的第一人；錢端升，中國政治學的奠基人；葉篤，中國氣象學、大氣科學的奠基人；馮景蘭，中國礦床學的奠基人；華羅庚，美國科學院120年來的第一位中國籍院士；楊石先，中國研製農藥的第一人；湯用彤，世界上能開三大哲學傳統（中、印、歐）課程的第一人。

「聯大的屋頂是矮的。」從茅舍裏走出的2522位聯大畢業生，都是國家的棟樑。他們當中包括：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、李政道；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黃昆、劉東生、葉篤正；為國家做出傑出貢獻的「兩彈一星功勳獎章」獲得者郭永懷、陳芳允、屠守鐸、王希季、鄧稼先、朱光亞等；新中國成立後聯大學生中評為兩院院士的共86人。聯大8年先後有1129名學生參加抗戰，為國效力。

這正如西南聯大外語系1942級的杜運燮（九葉派詩人之一）寫的一首詩〈西南聯大贊〉：

敵人只能霸佔紅樓，作行刑室，
可無法阻止在大觀樓旁培養
埋葬軍國主義的鬥士和建國棟樑。

校園邊的成排由加利樹，善於薰陶，
用挺直向上的脊樑為師生們鼓勁。
缺乏必要書籍，講課，憑記憶默寫詩文，
總不忘吃的是草，擠出高營養的牛奶。

著名學者，培養出更著名的學者，
著名作家，培養出多風格的作家。
只有九年存在，育才率卻世所罕有。

抗戰大後方的昆明，生活十分艱難。生活在「飯甑凝塵腹半虛」，「既典征裘又典書」困境中的教師，仍然守護中國大學的尊嚴，一身正氣，為人師表，自敬其業，誨人不倦，當年聯大外文系教授馮至先生指出西南聯大，「絕大多數教職員都是安貧守賤，辛辛苦苦地從事本位工作」。安貧守賤，再加上樂道——這個「道」就是思想自由，學術自由，勇於探索，敢於批判，「違千夫之諾諾，作一士之諤諤」；既有中華情結，又抱世界胸懷，或者正如吳宓先生所一再強調的「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」（生活樸素，思想高超。原句是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華茲華斯的名言），這也都是西南聯大的精神。

西南聯大的成功，一方面是共赴國難、同仇敵愾激發出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精神，另一方面融合了三校的特色。北京大學「思想自由，相容並包」的辦學方針，清華大學「通才教育」、「教授治校」的治學理念，南開大學把解決中國現實問題、研究社會實際作為教育的目標。「同無妨異，異不害同，五色交輝，相得益彰」。組成西南聯大的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，特點不同，共有的是良好的傳統，這就是陳寅恪所說的「自由之精神」和「獨立之思想」。而聯大留下思想和精神資源，是一筆寶貴的遺產，需要後人挖掘。

聯大風流何處尋？緬懷已成絕響的聯大風流和風骨，銘記聯大創造的奇蹟和輝煌，自不待言。但僅有這些是不夠的。西南聯合大學的大學自治、教授治校、學術自由、思想獨立，這些寶貴的精神資源為何失傳？是在怎樣的歷史境遇下如廣陵散般人終曲散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和學子，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，是一種什麼樣

的精神力量支撐？在歷史的動盪中，他們遭遇了什麼樣的詭異命運？在時代分岔的道路上，他們如何選擇？他們的命運和歸宿是怎樣的結局？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誤會？顯然，這一系列問題，不只是停留在西南聯大時期，糾結在歷史與現實之間，這些事關當下的拷問，我無法給出全部答案。我所做的，只是滲透自己的思考和省察。這本書試圖打开通向西南聯大的一條隱秘的通道，從他們的生活細節來觀察他們的精神境界和內心世界。我選擇的少數聯大教授，已經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，書寫即拯救，鉤沉湮滅的歷史碎片，進入今人的視野，對抗社會集體失憶。

聯大師生的風流，就像魏晉風度一樣，令後人景仰。這風流在我看來，包含了不黨不官、人格獨立、敢於批判的錚錚風骨；弦歌不絕、為人師表、一身正氣的泱泱風範；沉潛專注、甘於奉獻、光風霽月的謙謙風度。西南聯大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，那些特立獨行、放浪形骸、個性卓異之士，才華與激情四射，譜寫了一個不老的傳奇。

先來看風骨。知識份子如何保持獨立？金岳霖28歲的時候說過的一段話，「與其做官，不如開剃頭店，與其在部裏拍馬，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。」金岳霖先生認為知識份子能成為「獨立進款」的人，所謂「獨立進款」，簡單說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。不依附於任何黨派，才能真正做到學術自由。不做政府的官員，才能做公共知識份子，承擔起批判的責任。聯大教授群體，多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，他們愛惜自己的羽毛，一生堅持不黨不官。

聯大歷史系教授吳晗寫了一本關於朱元璋的書：《由僧鉢到皇權》。因為當時朱元璋起義時軍隊紮了紅頭巾，所以就叫紅巾軍，簡稱紅軍。國民黨審查的時候說書寫的很好，可以出版，但是要改一個字，不要叫紅軍，叫農民軍。吳晗家貧，妻子又害肺病，吃飯

只能買農民晚上賣剩的菜。而這本書只要能出版，吳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費，但是吳晗表示：寧可不出，他也不改。

聯大航空系主任莊前鼎（後任航空工程研究所所長）從未動搖堅持在科教戰線上，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心，儘管重慶國民政府曾再三商量調聘，甚至以「委座促駕」來電催請，他以「敬謝不敏」覆電堅辭。他常說：「我這輩子不做官，也不善於做官，我要以畢生精力踏踏實實地做些有益於國家、造福於人民的實際工作。」

1947年，曾在聯大機械系任教的劉仙洲教授訪美回國路過南京時，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擬設宴邀請，請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學校長。他拒不赴宴，連夜離開南京，北上北平，於清華大學任教。後來，教育部雖公開宣佈這一任命，並一再致電敦促劉仙洲赴任，但他都置之不理。

再來看風範。聯大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，凡最基礎的課程（包括專業課程的緒論），都須由最有名望的教授執教。因為這些課程由名教授深入淺出地講授，能把學生帶入廣闊的天地中。於是，李繼侗教「普通植物學」，吳有訓教「普通物理學」，王力主講「語言學概論」，袁復禮講「普通地質學」。也許正是這樣的遠見卓識，聯大名師出高徒，西南聯大誕生了許多著名的師生，比如吳大猷與楊振寧，葉企孫與李政道、金岳霖與王浩、楊振聲與吳宏聰、聞一多與季鎮淮、朱自清與王瑤、沈從文與汪曾祺等。

聯大教授並不因為和學生接下深厚的友情，而放鬆對他們的要求，好多教授以嚴厲而著稱。有志研究電機工程的學生大一微積分和大一物理的成績至少要達到70分。大二時，周日早上的小測考查學生課堂知識以外的能力，看他們是否能夠靈活運用基本概念。實驗課的研究計畫得預先準備，實驗報告交遲了則不計分數。1941年進入聯大希望成為電機工程師的七八十名大一學生，到1945年只有十七人拿到畢業證書。

有一段逸聞是關於機械工程系孟廣喆教授的。孟廣喆教授他講課生動活潑，能利用口才使學生的思維跟著他轉。但他評分極其苛嚴，為此弄得很不受學生歡迎，連助教白家祉都求他寬容一些。一天，白對一幅題為「我若為王（If I were king）」的壁報漫畫感到很憤怒——「我若為王」是當時在昆明放映的一部很受歡迎的電影——漫畫的說明文字是：「If I were king, I would kill Meng！」白把這個消息告訴孟，孟佯裝大笑，但評分原則並未因此動搖。

聯大教授的風度最令人心折低迴。像黃鈺生、李繼侗等教授在聯大先後擔任過十幾種職務，為學校服務，擔任的職務沒有任何報酬和津貼，但他們樂於奉獻。文法學院從蒙自回到昆明，教學秩序正常後，鄭天挺就向蔣夢麟校長提出辭去行政職務，專攻學問，蔣表示諒解。當時，鄭天挺曾請魏建功代刻杖銘二根，其一曰「指揮若定」，另一曰「用之則行，捨則藏」。羅常培見後，以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」相譏，暗指鄭堅辭不任行政事務。於是，鄭天挺出任聯大總務長。

我們還可以從聯大教授的服飾來感受他們的風度。梅貽琦跑警報，置個人安危而不顧，不失儀容，安步當車慢慢地走，同時疏導學生。吳宓持手杖，著長衫，和錢鍾書一起，沿著翠湖邊的小路邊走邊談，隔著70年來的歷史煙雲，向我們走來。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經常穿著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，常年戴著一頂呢帽，總是微仰著腦袋，走路深一腳，淺一腳的。因他的眼睛不好，有一段時間戴眼罩。聞一多在南嶽時，開哲學系教授的玩笑，作了一首打油詩，故有「金公眼罩鄭公杯」之句。儒雅的朱自清身穿馬幫的氈斗篷，走在昆明的街頭，他的氈斗篷裏是洗刷得幾乎失色的西裝，戴著眼鏡，不倫不類，成為聯大另類的風景。朱自清的氈斗篷，同潘光旦的鹿皮背心，馮友蘭用來包書和講義的八卦圖案的黃包袱，被稱為

「聯大三絕」。是真名士自風流，我們說魏晉名士雅人深致，完全適用聯大教授。

聯大的學子善於自嘲，身上的服裝美其名曰「本色不保」衣、「空前絕後」襪、「腳踏實地」鞋。要是用打工所得在地攤上買一條美軍卡其布褲，一件夾克衫或一雙大頭靴，那就是最出色的衣著了。

聯大的學子吃的是難以下嚥的「八寶飯」，他們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學問，真是箪食瓢飲，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，這種精神，人天可感。

這本書和諸多已經出版的關於西南聯大的專著不同之處在於：從大處著眼，小處入手，集中呈現這樣的生活細節，關注聯大師生的日常教學和吃穿住行，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幽微精神。他們住的環境是如何惡劣？他們如何請客吃飯？在空襲頻繁的年代，他們如何娛樂？在物質極其貧乏的情況下，他們過著怎樣的文化生活？他們的一飲一啄，他們的一言一行，無關歷史的宏旨，可是若沒有這些瑣碎而生動的細節，我們無法深入他們的內心。在某種程度上，生活史亦是心靈史。

70年滄桑巨變，聯大的教授絕大多數已經走進歷史，較晚入聯大求學的學子也在望九之年。作為後人，我們遙望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，撫今追昔，所感受的不僅是激情，更是深深的沉思。一本打開的書，在您的面前，西南聯大最寶貴的精神是什麼？讀過之後，您自然會有答案。

絕代風流

目次

西南聯大生活實錄

前言 / iii

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 / 001

聯大師生跑警報 / 015

聯大師生的飲食 / 033

聯大學者的住所 / 071

聯大師生的文化和娛樂 / 105

聯大學者律詩中的碎年流影和時代精神 / 133

西南聯大的演講 / 151

戰時聯大學者與藏書的命運 / 183

後記 / 205

附錄一：西南聯大簡史 / 207

附錄二：西南聯大紀念碑 / 211

附錄三：西南聯大校歌 / 215

主要參考書目 / 217

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

湘黔滇旅行團

萬里長征，辭卻了五朝宮闕，暫駐足衡山湘水，又成離別。

1937年11月11日，上海淪陷。12月13日，南京淪陷，武漢震動，長沙成為後防重鎮，小東門車站被炸，學校不能安穩上課，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遷徙。1938年2月在各地成立招待處。廣州招待處由鄭華熾負責、香港招待處由葉公超、陳福田負責，海防辦事處負責人是徐錫良，河口辦事處負責人為雷樹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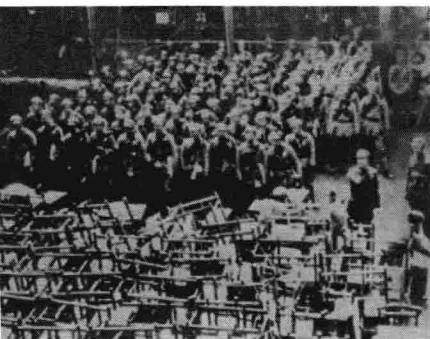


1938年2月14日成立湘黔滇旅行團委員會，圖為指導委員會委員。

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時，女生以及體檢不合格者、不願步行者，由長沙經粵漢線南下至廣州、轉香港、海防，通過滇越鐵路來到昆明。赴滇女生由樊際昌、梅美德、鍾書箴率領，三人並負責護送教職員眷屬。另有馮友蘭、陳岱孫、朱自清、錢穆、鄭昕等教師10人，經桂林、柳州、南寧，過鎮南關（今友誼關）進入越南，到河內轉乘滇越鐵路赴昆明。其餘師生組織成湘黔滇旅行團，徒步去昆明。

旅行團1938年2月20日出發，4月28日到達昆明，歷時68天。湘黔滇旅行團師生步行抵達昆，陸路全程1600餘公里，200多師生步行約1300公里，成為西南聯大的一大壯舉，也是師生共同創造的中國教育史奇蹟。

旅行團採取軍事管理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特派黃師岳中將擔任團長，指揮一切。同行教師有聞一多、許駿齋、李嘉言、李繼侗、袁復禮、王鍾山、曾昭掄、毛應斗、郭海峰、黃鈺生、吳徵鎰共11人，組成輔導團。黃鈺生、李繼侗、曾昭掄、袁復禮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指導委員會，由黃鈺生任主席，負責日常具體的領導工作。



圖左：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前。

圖右：西南聯大校領導與湘黔滇旅行團教師在昆明合影，二排右三為聞一。前排右起為：潘光旦、楊振聲、梅貽琦、黃師岳、蔣夢麟、李繼侗、黃鈺生。

當時還有想參加湘黔滇旅行團的教師，比如孟昭英，因有其他任務，無緣旅行團。孟昭英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，1936年曾製造世界上最小真空管。應顧毓琇的邀請，執教清華。孟昭英本欲徒步隨行，但學校託付他到香港為清華的無線電研究所購買器材。他接受此項任務，在香港採購了器材和元件，這對後來在昆明開展科學研究工作起到重要作用。1939年下半年西南聯大41級物理班有一門無線電課程，無線電部分由任之恭教授講授，電子管部分由孟昭英教授講授。

湘黔滇旅行團除團本部外，學生組成兩個大隊，三個中隊，每中隊又分若干小隊（相當於班）。軍訓教官毛鴻少將擔任參謀長，另兩位教官鄒鎮華、卓超分任大隊長，中隊長和小隊長則有學生擔任。每一大隊有一伙食班，由學生五六人組成，學校陪伴炊事員一人。醫官徐行敏等三人與教師均屬團本部。另有兩輛卡車運送行李，學生除帶被褥以及換洗衣服外，多餘物品均於出發前交學校代運，抵昆後再領回。旅行團學生一律穿土黃色軍服，裹綁腿，背乾糧袋、水壺、黑棉大衣，還有一把雨傘。這些行軍裝備都是湖南省政府贈送的。

對於此次行程，當時參加步行團的聯大學生向長清回憶說：「行軍的開始，的確我們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難。腿的酸痛，腳板上磨起的一個個水泡，諸如此類，實在令人有『遠莫致之』的感覺。」由於步行團沒有帳篷，更沒有住旅館的預算開支，所以每天必須找村鎮宿營。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，步行團住過各種地方，學校教室、馬店、客棧、柴木棚、榨油房、倉庫、茶館、禮堂、戲園子……。向長清回憶說：「三千多里的行程中，我們的宿營地只是學校、客棧，以及破舊的古廟，在這裏是不能講究許多了。有時候你的床位邊也許會陳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；有時候也許有豬陪著你睡，發出一陣陣難聞的腥臭氣；然而過慣了，卻也就都